

◎咱爸咱妈

父亲的鸟笼



□魏得强

一场大病后，父亲好像成了废人，经营的生意让给了哥哥，整天待在家里没事干。在农村，他不爱串人场，不爱家长里短，不打牌，也不能喝酒了，在别人眼里，纯粹是一个闲人了。

我一回家，和父亲就只能聊他的病，聊得多了，病痛好像也不高兴，就变着法子折磨父亲。于是，我又一次回家时，买了一对鹦鹉送给他，让他有个事情干。看着一对欢蹦乱跳的鹦鹉，父亲好像一下子找到了知己，天天逗它们取乐，不仅买来小米喂它们，还下地捉虫子给它们吃。鹦鹉的翅膀是淡绿色的，胸脯却是米黄色的，父亲非说是买鸟人染上的色彩。还对我说，我小时候家家养鸡，邻里间为了防止小鸡仔混在一起，都是涂了颜色的。可是过了很久，鹦鹉的颜色一点也没有褪掉的意思，父亲就更加喜爱这对宠物了。

父亲喜欢鹦鹉，鹦鹉却不买账。一次父亲出门买菜，母亲一个

人在家里。回来的时候，却剩下一只空笼子。原来，两只聪明的鹦鹉用弯弯的嘴把笼子门打开，一块“私奔”了。丢了鸟，父亲失了态，扔下买来的菜，冲母亲骂：“要你有什么用？连一只鸟也看不住！”哪曾想，一向温顺的母亲也拗上了劲儿，对父亲不依不饶，用哲理般的语言回应了父亲：“这么多年了，我在你的心中还不如一只鸟吗？”一怒之下，母亲也如鸟一般飞离了这个家——她躲到姐姐家去了。那一段日子，家里除了父亲，只剩下了空空的一个鸟笼。

母亲回来了，鸟却没有回来，鸟笼一空就是一年多，孤零零地悬挂在房前矮矮的香椿树上，就如同父亲空空的心，再也没人问津。

春天我回家，听到了鸟笼中有鸟叫。父亲又养宠物了？原来是一只麻雀，父亲说是哥哥捉来的，空鸟笼刚好起了作用。小麻雀还是一只黄嘴的雏鸟，它惊恐地撞击着鸟笼，我看到有两只老麻雀不时地飞在鸟笼旁，甚至还给它送来了蚂蚱吃。一整天，老麻雀都若即若离地

守着小麻雀。傍晚的时候，鸟笼又空了。我以为又是麻雀跑了，哪曾想，父亲笑着说：“我把它放了，麻雀不好养，再说，老麻雀看着让人心疼。”

再一次回家，想不到父亲的鸟笼中又多了一只鸟。没等我发问，父亲就急急地说：“你大伯在树林里捉的鸟，没地方养，就想到了我这个空笼子。这只鸟大伙儿都叫不上名字，样子怪好看的。你见多识广，帮我看看。”我一看，的确和麻雀、喜鹊不一样，长长的嘴巴，像啄木鸟，但头上有美丽的凤冠，神气十足。这不是戴胜鸟吗？我知道的，沈从文在《云南的歌会》这篇文章中提起过。给父亲说这是戴胜鸟，他也不关心，只是催我上网查查这鸟吃什么，都一天了，喂它小米也不吃。我上网一查，这鸟还真不错，国家二级保护动物，网上卖价300元到500元呢。母亲一听很高兴：“明天你大伯来了给他说说，卖了这鸟，顶他半个月的工钱呢。”确实是这样，大伯在果园里帮人家修剪果树，一天也就30来块钱的收入，平常手头紧得很。

第二天我起床，先去看鸟，想不到的，父亲的鸟笼又空空如也。我大呼，父亲从厨房出来，赶紧对我摆摆手，小声说：“我把它放了，千万不要给你大伯说是什么鸟，就说它又跑了。”看我疑惑，父亲说：“多好的鸟，你大伯知道了，一定会想办法把它卖了。”我就笑父亲：“啥鸟你都舍不得养，那你的鸟笼就空着吧。”父亲看着鸟笼，憨憨地笑，腰也似乎直了许多，仿佛笼中有他最喜欢的鸟一样。

鸟笼空了，父亲的心里却填满了快乐，我忽然对他肃然起敬了。空空的鸟笼里，满满地都是父亲对这个世界的爱呢。



非虚构微故事

记录生活百态

欢迎投稿“生活”副刊！
电话：13938039936

◎家庭纪事

中秋赏月

□刘新华

还没到中秋，妹妹就给我打电话说，中秋节全家一起好好相聚，吃个团圆饭。是啊！有多少年全家没在一起过节了，我们姊妹三个自从成家后难得聚在一起，平时都是忙工作、忙孩子，唯独没有想过好好陪伴父母，享受一下难得的亲情。有时父母打电话让回家看看，可我们总有这样那样的事情，时间久了，爸妈也就不再打电话了，我们没有想到，电话那端他们深深的失落感。

记得小时候过中秋节，妈妈会在老家的院子里摆一张方桌，桌子上放着苹果、葡萄等水果，当然还有月饼。我和弟弟妹妹会早早地坐在桌子边，望着天空那轮明月。记得那时候天空很蓝、月光很亮，映照在每个人的脸上。我们很兴奋，会一边吃月饼，一边听奶奶讲有关月亮的传说。就在那时候，我知道了月亮中有一个叫嫦娥的美丽姑娘，还有桂树和捣药的玉兔。那时的我对月亮是神往的，梦想着有一天能亲自到月亮上去，看看嫦娥有多漂亮，抱抱可爱的玉兔，闻闻月亮里的桂树是否比三奶家的还要香……

长大以后，看月亮就成了一种奢侈的愿望。我来到城里，钢筋水泥铸造的丛林遮住了月亮娇羞的容貌。在经历了诸多人情世故之后，原来那颗善感的心渐渐变得麻木，波澜不惊的日子如水般静静淌过，我几乎忘记了小时候还有月亮到梦里来过。

因为提前约好，今天中秋，

把爸妈接过来和我们一起吃个团圆饭，我们姐弟几个也是难得一聚。吃过饭后，妹妹提议去赏月。

我们到达风景优美的河岸，天色已经暗下来了，不过月亮很模糊。我们在台阶上依次坐下来，说着小时候的一些趣事。孩子们在我们身边跑来跑去，笑声嫣然。我环望四周，身边的景色极美，岸两边的建筑在霓虹灯的照射下美轮美奂。水面的倒影映着夜色以及四周的灯光，一阵微风吹过，景色在水面轻轻晃动，此时我才真正理解了波光粼粼的意思。

正在我神往的时候，孩子忽然叫道：“妈妈快看，月亮！”大家抬头一看，不知什么时候月亮已经升得很高了，刚才还很模糊，现在已经剥去羞涩的面纱，露出洁白的笑脸了，仿佛是一位披着轻纱的少女刚刚洗浴完毕，正含情脉脉地望着我们。在月光灯光的映照下，每个人的脸上都笼罩了一层柔和圣洁的光。此时，月光如水，景色旖旎，月亮很远，父母的脸却很近，近得能看见他们脸上细小的皱纹和嘴角微微翘起的样子。

我们有多久没有和父母一起赏月吃月饼了？有多少次以太忙为借口，让父母的愿望落了空？总以为一辈子很长，却忽略了生命中那些值得铭刻的时光。事情过后，我们都会用小小的内疚欺骗自己：父母理解自己，不在乎这些形式上的东西，却不知道父母在乎的只是在一起的感觉。还有就是——我们不知什么时候弄丢了一颗看月亮的心。

◎世相百态

想当年……



□张英超

中秋节回了趟老家，与父亲拉家常，又说起祖上。父亲说得最多的是他爷爷的爷爷，因为这位祖辈的饭量大、力气大，在村上流传的典故很多。

一提起这位祖辈，父亲浑浊的双眼就泛起亮光，虚弱的声音也有了底气，说自己饭量大可能就与这位祖辈的遗传有关。那这位祖辈饭量大到什么程度呢？据说他吃红薯都是整筐子装，饭量之大周围十里八村无人不知。有一次他岳母得知他第二天要到家里来，头一天就磨了五升麦子（一升五斤），等第二天这位女婿来了，全部拿出来给他烙

馍，一边烙一边让他吃，等烙完了，他也把馍吃光了。岳母问女婿吃饱了没有，他哑巴哑巴嘴说：“迁就迁就吧。”他这么一说，岳母嚎啕大哭起来，说走了几十年的亲戚，就没让女婿吃饱过一次，真伤心。由这件事开始，我的这位祖辈就在四邻八乡落下了个“迁就”的绰号。

能吃就能干。我的这位祖辈据说有用不完的力气，当时村上谁家的牛车要是陷进泥滩或沟里了，找他帮忙准没错。他背靠着牛车的尾部，弯腰撅腚，两胳膊架在车的两端，只要大吼一声，挺身往后一扛，牛车没有不出来的。

话说当年老家的村后有一条从

南阳到漯河的官道，有一年夏季雨水多，泥泞不堪，很多运送官粮的牛车都在这里陷进了泥里。官粮的押送有一定日期，当时的押运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村上有好事的就对押运官推荐了我的这位祖辈帮忙。帮忙当然有不菲的报酬，我的这位祖辈肯定舍得力气，不顾已是六十出头的人了，一连扛出了好多辆牛车。可能是用力过量了吧，据说他瞬间显出了“老水牛”的原型。

可是，自此以后，我的这位祖上的力气顿衰，再也没能力逞能显摆了。不过他还是活了八十多的高寿，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岁数。我想，要是我的这位祖辈惜力的话，可能长命百岁也是小事一桩。

我的祖上能有这样一位能吃能扛的大力士，当然是我家的骄傲。不过到我父亲这里，已是饭量尚可但力不能扛了，再到我这时，是饭量小小力气也小小，不用说扛牛车了，连缚鸡之力也没有。但我仍像阿Q一样对别人说：想当年我的祖上……

